

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

主 编 黄源深

副主编 王光林



Tim Winton

浅 滩

Shallows

〔澳〕蒂姆·温顿 著 黄源深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

主 编 黄源深

副主编 王光林



浅 滩

Shallows

〔澳〕蒂姆·温顿 著 黄源深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浅滩 / (澳)温顿(Winton, T.)著;黄源深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0.6

(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)

书名原文: Shallows

ISBN 978 - 7 - 5327 - 4883 - 9

I. 浅… II. ①温… ②黄… III. 长篇小说 - 澳大利亚--现代

IV. I 6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53296 号

Tim Winton

Shallows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im Winton, C/-Jenny Darling & Associates

© Tim Winton, 1984

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Penguin Group(Australia)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0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(STPH)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字:09 - 2008 - 366 号

浅滩

(澳)蒂姆·温顿 著 黄源深 译

责任编辑/张建平 装帧设计/张志全工作室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9.75 插页 2 字数 159,000

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,001 - 5,000 册

ISBN 978 - 7 - 5327 - 4883 - 9 / 1 · 2730

定价:28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本书如有缺页、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,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T:021 - 56135113

“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”前言

黄源深

几年前，澳大利亚几位著名作家来沪，总领事狄淑贤女士设宴招待，我也应邀入席。宾主才十来个人，话可以谈得很透。席间，我提出了一个设想：翻译十本澳大利亚当代小说，作为丛书，同时面世。这个建议，立即得到了总领事和文化参赞的认同，还当场商量了版权、赞助、出版、新闻发布等关键问题。他们的热情和慷慨让我感动，后来我任职的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也表示大力支持，这使我坚定了完成这项工作的信心。

这个建议的动因，是中国的读者对澳大利亚文学知之甚少，说来说去就是那本多年前出版的《荆棘鸟》，还是一部通俗小说。近三十年来，国内零零星星也出过一些澳大利亚文学作品，但因为分散在不同年代和不同出版社，大多没有引起受众的注意。因此我便突发奇想，是不是可以同时推出十部澳大利亚小说？那样也许可以发出一点响动，稍稍吸引一下人们被惯性所左右的眼球。

选择哪十本书来译呢？这是一个难题。但后来大家达成了共识：必须是精品，而且是当代作家的。于是便想到了获奖作品。澳大利亚最大

的文学奖是迈尔斯·弗兰克林奖，类似于我国的茅盾文学奖，是专门奖励长篇小说的。迈尔斯·弗兰克林是以小说《我的光辉生涯》享誉澳大利亚文坛的著名作家，民族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，澳大利亚女权主义的先驱，在世时虽有众多追求者，但终身未嫁，1954年去世时留下一大笔遗产。根据其遗嘱，澳大利亚设立了以她命名的文学奖，奖励在反映澳大利亚生活方面获得最高成就的文学作品。每年评奖一次，每次一部作品。评奖过程非常严格，先是从众多的申请者中选出十人的大名单（long list），然后从大名单中选出五名入围者（short list），最后从这五人中决定一人（一部作品）获奖。1957年评出了这个奖项的第一位获奖者，就是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帕特里克·怀特，获奖作品是他的代表作《沃斯》，由此可见这个奖的含金量，以及评委锐利的审美眼光。

列入翻译丛书的十部澳大利亚小说，初定时均为迈尔斯·弗兰克林奖获奖作品，但后来与澳方沟通后，考虑到要反映澳大利亚政府所推行的“多元文化政策”，增加丛书的代表性，其中两部改为土著作家和亚裔作家的作品。虽然这两部小说并未获迈尔斯·弗兰克林奖，但它们在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地位，是不容置疑的。至于具体的获奖作家和作品，也因为版权问题，反复磋商，几经变动，最后才定为现在这个书单：

《杰克·迈格斯》（Jack Maggs, 1997），彼得·凯里（Peter Carey）著，1998年获奖；

《三呼圣灵》（Three Cheers for the Paraclete, 1968），托马斯·基尼利（Thomas Keneally）著，1968年获奖；

《浅滩》（Shallows, 1984），蒂姆·温顿（Tim Winton）著，

1984 年获奖；

《通往战争的公路》(Highways to a War, 1996), 克里斯托弗·科契(Christopher Koch)著, 1996 年获奖;

《伟大的世界》(The Great World, 1990), 戴维·马洛夫(David Malouf)著, 1991 年获奖;

《旱土》(Drylands, 1999), 西娅·阿斯特利(Thea Astley)著, 2000 年获奖;

《井》(The Well, 1986), 伊丽莎白·乔利(Elizabeth Jolley)著, 1986 年获奖;

《黑暗的宫殿》(Dark Palace, 2000), 弗兰克·穆尔豪斯(Frank Moorhouse)著, 2001 年获奖;

《上海舞》(Shanghai Dancing, 2003), 布赖恩·卡斯特罗(Brian Castro)著;

《狗的风光日子》(The Day of the Dog, 1984), 阿尔奇·韦勒(Archie Weller)著。

这个书单中的十位作家都是澳大利亚的一流小说家, 他们获得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。无论是在文坛, 还是在批评家的著作里, 抑或学者的讲坛上, 他们都是深受称赞, 被广为关注的。他们代表了当代澳大利亚小说的不同流派、主题、题材和风格。对于想了解当代澳大利亚文学的读者, 阅读这些作品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途径。

彼得·凯里是目前世界上两次获得布克奖的两位作家之一(另一位是南非的库切, 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), 他的文学前途无量。凯里是澳大利亚“新派小说”的代表人物, 采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, 糅合黑色幽

默、寓言式小说和科幻小说等不同元素，用真实的细节书写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，昭示现代人所处的尴尬处境。《杰克·迈格斯》是一部寄寓于狄更斯《远大前程》文本的小说，但注入了后殖民主义的内涵，使其成为后殖民概念中“回写”（writing back）的典型。托马斯·基尼利擅长于运用历史题材和域外故事，反映个人与社会、与当局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，以及个人所感到的不安全感和希冀摆脱困境的徒劳挣扎。他的作品既有严肃小说的深刻性，又有通俗小说的可读性，很受读者欢迎，电影《辛德勒名单》就是根据他的小说《辛德勒方舟》改编的。小说《三呼圣灵》以调侃不恭的态度，讽刺了澳大利亚的天主教教义。蒂姆·温顿二十多岁就已负盛名，获得“神童作家”的美称。他不但多产，已发表二十多部作品，而且还频频获奖，是澳大利亚两位四次获得迈尔斯·弗兰克林奖中的一位（另一位为西娅·阿斯特利），两次获布克奖提名。《浅滩》像他的大多数小说一样，反映澳大利亚西部小镇表面安静，实际却充满矛盾的生存状态。克里斯托弗·科契曾两度获得迈尔斯·弗兰克林奖，如他自己所说，“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”，探索澳大利亚残存的殖民主义个性和心理，以及战争给人们留下的心理创伤。《通往战争的公路》刻画了一个摄影记者在东南亚战争中的神秘遭遇，揭示了人类自身的悲剧。戴维·马洛夫既是小说家，又是诗人，两者几乎一样杰出。他的小说描写现代人的迷茫、战争的残酷、环境保护的重要等，常常采用两个人物互为烘托的手法，风格上表现为一种恬淡的诗意。小说《伟大的世界》描摹了战争经历和传统的“伙伴情谊”。西娅·阿斯特利曾四次获得迈尔斯·弗兰克林奖。她的小说主要反映澳大利亚北方小镇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。作者对语言有很强的把控力，语词中常含宗教意象，往往对解读造成困难。《旱土》描绘了一个偏远的干旱小镇以及苦苦挣扎着的人们，为读者提供了澳大利亚的缩影。伊丽

莎白·乔利的作品主题模糊、含混、抽象，人物的性格怪僻，行为出格。小说提供的图像往往零散、跳跃、不完整，需要读者费力地去重组。乔利恐怕是继怀特之后又一个难读难解的澳大利亚作家。小说《井》讲述一对同性恋女子遇到一次意外车祸后，内心所引起的不安与忧虑，风格与其他作品不同，颇似侦探小说。弗兰克·穆尔豪斯是出现于六十年代，主张标新立异的新派小说（New Writing）的代言人。表现技巧上以擅长“间断叙述”而蜚声文坛。小说《黑暗的宫殿》刻画三十年代任职于“国联”（League of Nations）的澳大利亚女官员，在二次大战逼近时焦灼不安的心理。布赖恩·卡斯特罗是一位同时具有中国和葡萄牙血统的亚裔作家，他的小说篇幅都不大，却以构思独特和叙述技巧新颖而为论家所称道。《上海舞》是一部自传体小说，跟踪主人公从出生地香港到澳大利亚的人生轨迹，对身份、语言和归属等困扰着众多移民的问题作了深层次的探索。阿尔奇·韦勒是一位土著作家，作品主要反映土著人在当代澳大利亚社会中穷困、屈辱、多事的生活状态，小说曾多次获奖。《狗的风光日子》是作者的处女作，却好评如潮，并获得多个奖项。小说写了土著青年成长的烦恼和痛苦，以及他们对自己和社会的逐步认识。

这十部小说的译者都是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教师，他们曾为人民文学出版社、上海译文出版社、译林出版社等全国著名出版社先后翻译过文学作品，具有较为丰富的翻译经验。其中大多数人都以研究澳大利亚文学见长，可以说，这是一个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群体。这里所译的有些作家和作品，正是他们研究的对象。以此而言，翻译这些澳大利亚小说，他们是具有一定优势的。当然，译文的成败还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，这对所有参与其事的人，都是一个考验。以下是他们分别翻译的作家和作品：

- 黄源深 《浅滩》(蒂姆·温顿)
- 王光林 邹因因 《上海舞》(布赖恩·卡斯特罗)
- 彭青龙 《杰克·迈格斯》(彼得·凯里)
- 徐 凯 王 慧 《旱土》(西娅·阿斯特利)
- 周小进 《三呼圣灵》(托马斯·基尼利)
- 周小进 《狗的风光日子》(阿尔奇·韦勒)
- 邹因因 《井》(伊丽莎白·乔利)
- 龙毛忠 《伟大的世界》(戴维·马洛夫)
- 司耀龙 《通往战争的公路》(克里斯托弗·科契)
- 揭 薇 章 韶 《黑暗的宫殿》(弗兰克·穆尔豪斯)

这十部澳大利亚小说的翻译和出版，是很多人努力的结果，因此有很多人需要感谢。首先，要感谢上海澳大利亚总领事馆，尤其是前总领事狄淑贤（Susan Dietz-Henderson）女士和前副总领事高戈锐（Gary Cowan）先生，正是他们首先响应翻译出版十部澳大利亚小说的倡议，并积极筹划解决小说的版权和澳方的赞助问题。还有前副总领事欧佳妮（Jane Ogge-Cowan）女士，她接过了前任留下的未尽事宜，在文化处执行助理李蓓艳女士的协助下，最后具体落实了十部小说。此外，现任副总领事叶仁庭（Dene Yeaman）先生也始终关心这个翻译项目。我们要感谢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，在得知这个计划后，主动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。澳大利亚澳新银行（ANZ Bank），对十部书的翻译非常重视，并帮助解决了版权问题。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全力支持这个项目，并将此纳入科研计划，拨了相应的经费，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。最后应该感谢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，尤其是吴洪副总编，欣然接受了这个经济效益不好的出版项目，并组织人力完成了艰巨的校译任务，使这十部书得以按时出版。当然，我们应该感谢的人还很多，但因为篇幅有限，只能就此

打住了，希望能够理解。

最后，谨以这十部澳大利亚翻译小说献给举办中的“澳大利亚年”
(The Year of Australia)。

2009年6月于紫藤斋

在靠近某个海角的后面，
巨鲸们守着自己的猎物。
不去追逐，却吞食小鱼，
张开下巴，迷失了道路。

《奇妙的一年》，德莱顿

无情的旅人，在拂晓的天空，
见到了美——令内心欢叫，
令他们愤怒，不知为何，
无情的旅人，在拂晓的天空。

《无情的旅人》，布鲁斯·科伯恩

引子

时间是 1831 年，地点是世界的底部，那个最年轻，又最古老大陆的最南端。冬日拂晓，薄雾笼罩，美国捕鲸船“男人之家”号起锚离港，放弃搜寻逃兵。一小时以后，安吉勒斯的英国殖民官来观看赛跑。他，圆滚滚的身材，一副皇家派头，却正逢痔疮大发作。殖民地里，马匹很金贵，所以只有人参赛，士兵先比，流放犯随后。士兵们穿着衬衫，站在殖民官的帐篷边，一片荒树茬中间，笑得正欢。他们已经比赛过了，满脸血色。不过那才是前奏，比赛规则也不一样。这时，所有的目光都聚焦于两个步履蹒跚的流放犯上，他们正把小桶般大小的石头，滚上克莱门特山的一侧。

港湾像记忆般宁静，灌木丛在颤抖，花岗岩石矿张着大嘴。

山脚下，官兵们和一小群自由定居者在观看比赛，一边瞧着两个流放犯匍匐前进，一步步把大石头朝山顶的木桩推去，一边喝彩助威。两人拼劲，祈祷，推石，同一时刻抵达木桩，随即松开手，让石头往下滚，自己也冲下山去，与石头赛跑。他们猛冲下山时，灌木击打着胫骨，身后，石头呼啸着，越滚越快，弹向脚后跟。那一小群观者又是吼叫，又是喝彩。比赛先是势均力敌，人与人，石头与石头都如此。后来，其中的一个赛手，名叫利亚姆·奥格拉姆的，绊了一下，跌倒了，

被压在自家的石头底下，只剩下流放犯詹姆斯·希德，在看客们失望地交换赌资，疯也似地躲避滚石时，跑完了剩下的赛程。

在定居区域的边缘，两个巡逻兵来到河口沙堤上，发现了一个人消瘦的躯壳。那人疯狂的眼睛令士兵们胆寒。那是属于来世的眼睛。此人名叫纳撒尼尔·库帕，经历了一番磨难之后，还剩下一口气，才让他像个活人。

港口，低处长满贝壳的滩涂上，躺着一头座头鲸，是被海水冲刷上来的，身上烂出了坑坑洼洼，腐烂时咕噜作响，连那些在孤寂的浅滩上寻觅胡瓜鱼和鲻鱼的尖嘴海鸥，也懒得去光顾了。

如今已是 1978 年，地点是西澳大利亚的安吉勒斯。

小镇上，客货两用车围着安吉勒斯椭圆形球场，给它上了一道金属和玻璃的镶边。两队男子在泥泞的草地上搏杀，你推我搡，手插脚踢，把一个湿透的皮球，从烂糟糟的场地一头运到另一头。场外有几辆金斯伍兹牌汽车。在上了蜡的挡泥板后面，小镇的人在呐喊助威。

车辆排成了一个圈子，圈子后头，男孩们在泥泞的砂砾上玩耍，筑起水坝，拦住黄泥浆水。女孩们玩着“跳房子”游戏，把水泼在绣花衣服上。有个老太在一旁观看，手里提着购物袋，身子靠在一条腿上，头上的发髻滑到了一边，活像融化了的纸杯蛋糕顶上的一粒樱桃。她的耳边响着嘈杂的声音。

比赛结束后，一半的镇民被领到摇摇晃晃的大看台，参加庆祝会。两队的赞助商德斯·普斯特林，一面示意人戳破啤酒桶，一面又吐出一颗牙齿，并吸吮着苍白的牙床。下午，黑人橄榄球运动员和家人，同白人们一起喝酒，喝了一个小时。

晚上，所有酒吧都在谈天说地。皇家艾伯特酒吧里，老酒徒们谈论

陈年旧事，啤酒泡沫四溅，不时智慧闪耀；在伦敦酒吧，穿灰色西装的男人轻声细语交谈，散发着作废的赌博条子；在和睦世界酒吧，生意人边嚷嚷，边低头喝酒；在黑白酒吧，说话声和飞镖声此起彼落，嗒嗒地渗入墙壁。而底下的码头上，明星酒吧老板，雅利安人哈萨·斯塔茨一面等候捕鲸人归来，一面给几个老人倒着掺水的啤酒。他们的父辈曾在这里喝酒；他们的儿子们一旦厌倦了青春，也会来此狂饮。斯塔茨的向往很幼稚，与他二百二十四磅的体重很不相称，他几乎是两只脚交替跳着。地板上躺着斯塔茨最老的顾客，头枕在脚盆的痰沫和灰尘中，无力再爬上让他摔下来的高凳，却做着梦，回到了1915年。

捕鲸人终于闯进明星酒吧，哈萨·斯塔茨用啤酒款待他们。船员们开始打打闹闹。酒瓶敲开了脑袋，看热闹的人相互击背，深怕笑不出来。在倾泻的啤酒和飞溅的玻璃雨中，厄尼·伊斯顿自言自语地说着大海的故事，想起了披荆斩棘的祖宗，勉力睁开眼睛，将周围看个明白。哈萨·斯塔茨很是高兴。

大街上，一个老太婆靠在新开的沃尔沃思连锁店的橱窗上，睡着了。

小街上，一个老头写着早祷文，煤油取暖器的废气熏得他眼泪汪汪。

那些还算健朗和清醒的土著人，从保留地里一路闲荡过来，借着闪电的间隙，坐在酒吧外面，向倒在人行道上厮打着的白人讨酒喝。小镇对面，一个废弃的高尔夫球场上，他们的儿子们在同外镇的对手打架，用的是撬棒和铁丝网上的倒刺。

一对年轻夫妇躺在床上。他们的房子栖息在克莱门特山一侧，俯视着海港，已经有好几代了。男人身子瘦削，头发柔韧。女人虎背熊腰，杏黄色皮肤。他们结婚不久。双方都觉得这场婚姻是突如其来的。这会

儿女人在做梦，半醒半睡。那男人醒着，几小时后都无法入睡。女人翻了翻身，抓住男人的胳膊，随后又松手，放下了。

“海洋号”在安吉勒斯港停泊以来，一百四十九年过去了。这个镇不大，不过是两座灌木小山之间的一块荒地，镇上有一些赖以生存的工业。但是安吉勒斯尽管困难重重，挑战着人的理智，却靠了莫名的恩惠，竟能始终岿然不动。

安吉勒斯

